

黃念祖老居士 講述  
淨宗見愚 聽聞抄記

# 中 擇 見



# 挾 擇 見

黃念祖老居士 講述  
淨宗見愚 聽聞抄記



## 《抉擇見》目錄

編者序	1
正文	2
請入彌陀願海	65
龍捲風中現奇相	70
臨危不懼，念佛不止	72
勇猛念佛，戰勝病魔，臨終現瑞相	74
黃念祖大德現觀音菩薩相	81
在紫竹院宣演密法	89

## 編者序

「抉擇見」是黃念祖老居士在美國弘法期間，迄今未曾流通的一堂開示。多年前的因緣際會，見愚得自友人由美國輾轉傳來之二卷錄音帶，得以聆聽念公上人之法教，同時友人並囑予不可流通云云。爾後多年，此之法音在家務駁雜間遍尋不著。今年在整頓冗雜之際，此開示法寶又重現眼前。見愚向來無明陋劣，竊謂：得失之間，因緣無量。當年嚴禁流通，或有其時節因緣。爾今念公上人生西久矣，見愚藉此重拾法教因緣，聆聽法音並斗膽筆記之，使吾等法子能得念公上人法筵遺音之迴向，頓開信門，一向專念，往生淨土，圓成菩提！


二〇〇二年仲春 淨宗見愚謹識於芬陀利華園

## 正文

在我們轉述上師開示之前，先向上師、蓮師像恭敬頂禮。

貢噶上師是當代稀有的大德，是諾那祖師的推薦。諾那祖師是第一位來到漢地的上師，來到中國是殊勝的因緣。紅白教到中國是殊勝的因緣，得到《無量壽經》善本也是殊勝的因緣。諾那祖師在民國初年經過種種苦難、磨難，從西藏流亡到印度，再到北京、南京。諾那祖師在回西康之前，向我們推薦貢噶上師。諾那祖師不但推薦貢噶上師，還自己求貢噶上師，請他到漢地弘法。有諾那祖師以及貢噶上師先後地接力，才闖開現在的局面。這不是很久的事情，是近七八十年的事，是我們這一兩代人的事情，這是殊勝的因緣。

這些上師都是開大圓滿見的人，大圓滿見要開，開不是單單聽講，或



是修法所能得到的，這有天淵之別。能開的人只有少數，開大圓滿見，也就是禪宗說的開悟，是極爲稀有。

貢噶上師講「抉擇見」，說通俗點就是怎麼做決定。這個修法你應該如何？不應該如何？要有一個鑑別，要有一個選擇。抉擇這一切，首先要有一個見，你的見解、看法、觀點，對事情你有什麼看法，有什麼觀點。而「見」更帶有一種決定、固定的意思，看法與觀點有時候可以變的，對這件事有這個看法，對那件事有那個觀點。

「見」，貢噶上師有個定義：「見，乃是內外輪寂一切法，決定其體性，而印持之。」「內」，是佛教內的，「外」，是佛教外的。「輪」，是世間上的一切生死輪迴，六道、包括天道輪迴內的事情。「寂」是寂滅，和尚過去了，我們說他圓寂，這又是一種尊稱的通用，只有佛才能稱上圓寂。「寂」是圓寂、空寂，圓寂實際上就是涅槃，涅槃有三德，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。涅槃是佛所證得最究竟的果德，因般若而恢復了法身，

徹底而得到解脫，這個叫做「寂」。

佛教以內、佛教以外，是對立的，「輪寂」也是對立的。「輪寂」是生死涅槃，「輪」是纏縛的境界；「寂」是一切寂滅，一切萬德都圓滿，疑惑都寂滅，業力都寂滅，一個是纏縛境界，一個是解脫的境界。內、外、輪、寂一共有四種。

「一切法」，「法」這個字，大家常常會誤會，認為「佛法僧」的「法」就是代表佛所教導的法。實際上佛經上的「法」，意思很廣，概括一切事，一切物，一切有形的、無形的，講道理、概念，都是所謂「法」。不是傳一個法叫做「法」，法律的叫做「法」，一切有為法，指的事情、東西、概念、道理，種種可以通用的，都可以叫做「法」，沒有一樣不能稱之為「法」的，所以「法」不能當作一個儀軌來看。

這樣一來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就不好講了。「一切」，不管你是什麼？人、桌椅板凳、道理、原則、語言、思想、起心動念，都屬



於「法」。那「一切法」就是一切的一切，這就很廣了。

「見」是什麼？對於內、外、輪迴、涅槃，一切的法，這就無所不包了。佛教以內，佛教以外，輪迴六道的，超越輪迴的，一切事、一切物、言行、道理、有形無形，有相無相，一切的一切。對於這一切的一切，我們要「決定其體性，而印持之」。

這些是什麼？我們知道它是什麼體？是什麼性質？「見」就是這樣，我們要對一切一切的法，認知它是什麼體，什麼性，並印證之，很堅固地去看。「印」就是蓋圖章似的，一蓋文字就出來了，你的見就是這樣。

一般講凡夫見，就是認為我們這個世界一切一切都是真實的，功名富貴都是很有趣味的，他執為是真實的東西。你說假的，他說是真的。今天吃好的嘛，就很舒服；吃不下口嘛，就覺得不好吃，很不舒服。這一切一切不都是很真實嗎？好，就知道它好；不好，就知道它不好，這還不真實嗎？摸得著，看得見！這些摸得著，看得見的，就實在有，這些享受是我






應該追求的。他對一切事物就這麼看，它的體就是世間所有皆真實，它的性質，如他所顯現的，必須是摸得著，看得見，才真實有，我能體會到，我能嘗得出的，這才是真實的。

「印持之」，老是這麼想，很自然的，像蓋圖章一蓋就出來，不用很費事。自自然然就這麼看，不用說讓我坐下來慢慢一點一點地想，這叫做「見」。所以比我們所說的看法、觀點，更帶普遍性，固定、肯定，所以「見」是很徹底的，很自然的。「印」就是不用再去一筆一筆寫；「持」就是老是那樣，不會今天這麼講，明天又那麼講。一本「唯物主義」者，他就是唯物，不會一會兒「唯物」，一會兒「唯心」，這就不叫做「見」了。肯定我就是唯物，你們唯心都錯，這是唯物的見，「見」是這種的意思。

「見」，是對於內、外、輪迴、涅槃一切法，怎麼去認識它的本體、本性，我們成爲一種看法，而且很堅決、很自然地，形成這一套了解、看




法。這些了解看法，就不是一時的，而且是無偶獨有的，這就是「見」。每一種見不只要去認識它的體性，而這些見也有它本身特別的性質。性質的所知所解，也有種種的不同，所以「見」有好多好多種類。

談「抉擇見」，首先對於「見」要有一番了解，相當於我們的見解、看法、觀點，但比這個堅固、牢定。對於一個人來說，就是一套固定、固執、決定的看法，所以「見」就成爲修行中第一個問題。所以密宗也叫做「決定見宗」，就是在「見」上起了決定的作用，並且把「見」放在最主要的地位去對待，以這個爲宗旨，所以稱之爲「決定見宗」。密宗講什麼？見、修、行、果。華嚴講信解行證，密宗講見地、修、行，得什麼果。打個比方，修行等於是走路，果等於是到家。我要回家，我要走路，首先要知道方向，方向就是「見」。你家在哪裏？我選擇哪條道路？我選擇什麼工具？這是第一步。不管世間法出世間法，都要有第一步。我要回去，要買哪一班飛機？到紐約、東京，要怎麼走？你要是先到南美，南美再到

非洲，這麼繞來繞去，路線就麻煩了，方向不對。所以「見」就很有重要性。

爲什麼我就這麼走？因爲他這麼去過，我相信他，這不就很直接了當。我走他以前走過的路，他的經驗對我就有幫助。如果我瞎闖，就認不到了。這就有很大的關係，你要怎麼走，跟著你的決定，抉擇。你要遊覽北京，就買個北京地圖，就從地圖上找，看看什麼路線？看對路線，走起來就方便了。所以走的問題，決定於你定方向的見。所以修行與見不能分，一切都正確了，堅持下去，就到了地方。要到故宮，就到故宮，要到天壇，就到天壇。所以後面怎麼走，以及它的果，決定在它最初的方向、決定，這是首要的。要是一開始錯了，你跑得越遠，到目的地越慢，你又退回來。決定見的道理就在這裏，但是佛門上的道理比這個比方要深入的多。所以決定見要擺在首要的地位，所謂見修行果，「見」是放在第一位。

前面這些是貢噶上師給我們的定義，比我們所謂的見解、看法、觀點



的意思要深刻的多。對於整個宇宙人生，這一切的一切，總的一個對待性、方向性的一種想法，一種看法，一種觀點，就是你思想深處作主的那個東西，這個是「見」。「見」的重要性就很清楚了，因此既然有這麼多的「見」，所以我們在這些「見」上要有所了解，有所抉擇，所以叫做「抉擇見」。


### 我們到底應該是什麼「見」？

第一種是執實見，就是凡夫的見，對於你所有的東西執實它，認為它是真實的。凡夫對於一切法，這一切法範圍很廣，包括東西、事情、有形的、無形的，這一切一切都把它當成真實的。把它當成真實的，就有愛憎，就有取捨，這是凡夫的執實見。他不認為這些東西是空、無常，如夢幻泡影；他認為是真實的，就全力去貪、去求，想辦法得到手，非得到手不肯放，這個「見」就出來了。他認為是真的，不知道它是夢。

日本有一則笑話：有一個人作夢，夢見得到很好的酒，他就叫老婆燙酒給他喝。就在老婆燙酒的過程中，他夢醒了，發現酒沒有了，才知道原來是夢。所以他後悔不如不讓老婆去燙酒；不燙酒的話，他還可能喝得到，執為實有！夢都醒了，他還糊塗！就是這個意思。一切都在夢中，如夢如幻，看成是實有的。

「如幻夢空花，徒勞把捉」，幻夢空的花，你去抓它，抓著不肯放，這不是徒勞嗎！不能抓。就像小孩吹的泡泡球，很好看，但它馬上就要滅了。想去追求它，想把它抓住，小孩還爲了它而打架。這在我們大人看來，真是愚癡極了，小孩子卻認爲是很應當的，這是「見」的問題。他認爲是真實的，所以他就想要，要不到就難過，就要爭鬥。

這裏的一切法，說的就廣了，不光是生活用品、名利、地位，還包括涅槃方面的。你要是修一點法，就執著它是實有的，這就是法執。但在凡夫方面，最重要的還是最粗淺的這一步。對於眼之所見，耳之所聞，種種



看得見，摸得著的這一切，都認爲它是真實的，執爲實有。對於其他道理沒法證實的，就相信它沒有，不是如此就認爲是沒有。接著怎麼著？愛、憎、取、捨。本來都是肥皂泡，妄生分別。以爲肥皂泡在世間可以待久一點，有的是可以長些，有些一出來就破了，有些可以泡個半天才破，但這沒多少分別。這種分別是沒什麼意義的，愛、憎、取、捨種種堅固纏縛，凡夫就把自己給捆起來了，捆的很結實，這就成了生死的因。生死根本就是把你把這些看得很真實，就不得出離。完全就是這樣的一個「見」，不放棄，就無法休息。

第二種是外道見，印度的婆羅門教，歐美的基督教、天主教，阿拉伯一帶的回教，中國的道教、一貫道，都很發達，統稱爲外道。當時印度外道有六十二種邪見，有數論、方論、時論、斷論、常論……。斷滅當然是錯的，恆常也是錯的，斷常兩邊我們都要捨。自然論，主張一切都是純屬自然，沒有原因。神我論，主張我們有神我，它無所不包，跟佛教的妙明真

心就差了那麼一點。所謂差之毫釐，天地懸隔，譬如孟子說「萬物皆備於我」，跟我們佛教很接近，但不等於佛教思想。

外道許多見解很高的地方，看起來很能蒙混人，很難分別。你自己如果產生外道見，在識蘊要破未破的時候，內心所產生的看法，與佛教極相近，然而那都是著魔。所以佛的「見」相當重要。

我們看看現在宗教的狀況，譬如基督教，上帝統治一切，一切都是祂所創造的，祂是最高神，其他的只有對祂恭敬禮拜，它沒有平等的待遇。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將來祂還要復活，來到這個地球上審判世人。所有的死人都復活，根據生前所做的，耶穌審判什麼人上天堂，什麼人下地獄。上天堂的就享樂，下地獄的就受苦，這就是外道的常見。老是這樣，沒有變化，回教也是如此。

道教的「九轉丹成」，有些煉一煉，出個嬰孩。嬰孩煉出來了、活著了，這個肉體就不要了。外道它不是一點都沒有，按照它的方法，確實可

以修到他所要的。在大陸現在真的有出小孩的。

◎問：真的小孩？

他真的從頭上出個小孩。

◎問：是血肉的？

不是血肉的，但還是人形，像小孩一樣會長大的。

◎問：要上學嗎？

不一定要上學，但繼續要修煉。

◎問：有身體？


嬰兒是有身體，但是比我們這個身體高一級。這嬰兒又繼續修煉，它又轉一次，總共轉了九次，所以叫做「九轉丹成」。然後它就不死了，這是它修煉的方法。



所以出嬰兒這事確實是有，但不要在電燈泡下用功修煉。因為用功的時候會產生一個電磁場，電磁場會對燈泡發生影響。有一個修行人頭上煉出個小孩，小孩一出來之後滿地跑。那天因為他產生的電磁場太強了，把燈泡給炸掉。屋子整個黑了下來，小孩就急著回到身體內。因為小孩還太小，它還是以這個軀殼為家，結果找不著了。小孩回不到軀殼，這個修行人就不行了，精神失常了。這都是「見」的問題，你的「見」要是不對，就有這樣的修行，就得這樣的果。

◎問：這算是一個神識變成兩個神識？

這還是他自己，這個真正活著，那個就不要了，屍解了。小孩活著，大人的肉體就化掉了；轉換一次，就提升了一級，像蟬蛻一樣，脫了一層皮。他認為最後不死了，其實不是不死，還是沒有出輪迴。認為永遠不死了，這都是常見。



這六十二種邪見的邪執，對一切法什麼態度？對於一切法的體性，不是如實的認識，而是橫生枝節。不是順著實際的情形去認識，而是節外生枝。對於體性的所由來，錯誤地去計度、認識。基督教認為一切的所由來是上帝造的，這是一種錯誤的推度。對於「有無」，也是一種錯誤的計度。計度也就是一種思考、琢磨，這些都是錯誤的。你去計量它、計算它、研究它，這都是橫的，不是順的。這樣的計量、考慮，都是虛妄的。「見」錯誤了，他所能作的考慮、推度，東西的體性是怎麼來的？是有是無？這一切都錯了。他自己不知道，還以這個「見」為根據，而有所愛，有所憎。把肉體捨掉了，執著一個嬰孩，他這就有所愛。想長生不老，他就對「長生不老」有所愛。對於人要死，就有所憎。這些都是堅固的執著，正因為這樣，所以成爲輪迴的因。輪迴之因是什麼？前面講過的，凡夫的輪迴之因是將一切執爲實有，所以愛憎牢固，不得出離。

「決定見宗」是什麼？錯誤的見！外道也是一樣，外道錯誤的見解，

執著堅固所以成了輪迴的因。這一切都不真實、不如法，都是錯的，不能解脫。雖然能夠生天，暫時有福報，但終究要墮落。這兩種見，一種是凡夫的，一種是佛教以外的宗教，都不能出離。不能出離的原因，都是由「見」所決定的。

第三種是「人無我見」，這是屬於佛教的見。人裡頭沒有我，這種見就很高了。這個「我」字，就是處處爲個人打算，是萬惡之源。「人無我」也就是人與人之間，沒有我，不爲自己打算，他不自私，這跟前兩者不一樣。

「人無我」的見是什麼見？知道補特迦羅沒有真實、固定的自性。「補特迦羅」，這是梵文，舊譯翻成是人，或眾生。新譯翻作數取趣，意思是一次又一次在五趣中輪轉，「取」是輪轉的意思，取了天趣，取了人趣，取了畜生趣，老這麼取，所以稱作「數取趣」。不說六趣，是因爲把修羅併到其他五道之中，有天修羅、人修羅、鬼修羅、畜修羅。

也就是說人沒有一個固定、長久作爲人的特性，人一死就沒有了，哪



有什麼堅固、自己的性。不但死了就沒有，就是活的時候也時時都在生，時時都在死。今天來看我，跟昨天就不同了。我身體死了多少細胞，又出生了多少細胞。拿年輕的照片來看，過去很美的人都變成老太婆了。他不是突變，是一點一點地變，一點一點的老、不存在、死掉。無常啊，沒有「常」的存在。

還有你的心，這幾天你們聽了不少法，阿賴耶識聽了不少東西。它變了，以前就沒有，所以它不是「常」，沒有一定的性質。不但是人，整個世界都是剎那剎那在生滅。像是影片一樣，一片接一片，每片都不同。我們說話之間，地球轉了多少角度，地球繞著太陽偏了多少角度，太陽又轉了多少。宇宙之間又有多少星球出生，又有多少星球崩潰。

這一分鐘跟前一分鐘是不一樣的，我們看不到，我們看到的是一種連續。這跟電影影片一樣，每一片影片的動作都不同，它是一段一段的，不是連續的。影片這麼轉動放映，我們看的時候視覺有惰性，腦子有記憶，

還有我們人的思想在裡頭。電影就靠這些活絡起來，飛機飛了，火車走了，悲歡離合通通出來了。這一切都沒有自性，都在變，沒有固定的東西。從這裏知道人是沒有自性的，所以就「無我」了，就是《金剛經》的道理——「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，沒有我，也就沒有別人，也沒什麼叫眾生，什麼叫相續，相續就是「壽者相」。知道「人無我」的道理，這麼去修去證，得到了解脫果，這是「人無我見」的功用。

「人無我見」對我們是需要的，但是它有不足之處。不足之處在哪裏？佛法中有四諦、十二因緣。四諦是「苦集滅道」，小乘人認為「苦集滅道」是堅實的。而《心經》的「無苦集滅道」，他無法理解，所謂「見不及此」，他沒這種見。這是深般若，是與小乘不共的，是大乘菩薩的般若。「共般若」小乘人也懂，「深般若」小乘人就不懂了。小乘人要是知道「無苦集滅道」，他就是大乘菩薩了。依「苦集滅道」這個法，他解決問題，證有餘涅槃。



緣覺，就是十二因緣。認為十二因緣是實有的，是真實的，他依止這個法，證了阿羅漢。他住的涅槃是偏空的，他只知道沒有我，這一切都是空的，偏於斷滅的空。不知道「第一義諦空」是空有不二的、真空妙有的。偏有所偏，不能得到究竟解脫。「二無我」小乘人只證得「人無我」，沒證得「法無我」；住的是「有餘涅槃」，沒能證入「無餘涅槃」。

「無我」在大小乘是共通的，「通達無我法者，是名菩薩法」。不過把四諦、十二因緣執為真實的、堅固的，不肯放捨。對於《心經》講的「無苦集滅道，無無明，乃至無無明盡。」沒有四諦法，否定十二因緣法，小乘的見解就達不到這個地方，所以成就只能到阿羅漢，證到「偏空涅槃」。不能究竟解脫，這是他不足之處。

但是阿羅漢真的是解脫了，確實是小乘極果聖人，具足六種神通。前五種神通不足貴，最可貴的是得到「漏盡通」，見惑、思惑他都沒有了。在東南亞許多國家的出家人，還是依止這個教法，修行也很認真。證到初


果的人還是有，證到三果就很稀有了。

◎問：什麼是依他修證？

依他，就是依止一個法。「法」就是他，自己之外還有一個法；心外之法，就是他，跟自己相對的。這個「依他」很容易跟「依他起」弄混。這個「依他」，是依止另外一件事，所謂的四諦、十二因緣這個法。這是他的「法執」，執著這個「法」是真實的，我能成功。「無苦集滅道」，他就無法接受了。

所以我們能發菩提心，就超過阿羅漢，所以這是「頓」的地方。我們破惑的地方，就不如阿羅漢。這兩個是交叉的。「人無我」，這是小乘的見。

第四是唯識見，等於大乘開始的見解，從小乘轉到大乘。彌勒菩薩就是唯識宗的祖師。唯識見是什麼？知道三界一切萬法，都是自心所現的影



像，所以這個法就不是他了。一切事、一切物都是我們自心所現的影像。我們懂得這個道理，實際就提升一步了。所以不要急著要大圓滿見，把這個真正落實成爲你的見，就很不容易了。

知道一切萬法都是唯心所現，就打破許多疑惑，所以牆壁也可以過去，本無牆壁，都是心所現的，沒有另外的東西。正好把外道、小乘的見破了。所以這是唯識觀殊勝的地方。破外道、小乘什麼呢？他們都認爲心外有法，依他呀！修外道法出個小孩，他認爲是固定的；基督教等著耶穌來審判，將來生天堂，都是認爲實有的。都是自心所現，耶穌也是自心所現，這就不一樣，破除他們的見了。天堂地獄都是我心所現，沒有兩樣事，就把外道小乘認爲心外實有法的見給破除了。破除外道、小乘心外實有諸法的見，也就是說沒有境，所謂「心外無境」，一切都是心所現，識所現，「唯識見」就是這個意思。

依照這個見，多方面去觀察，「轉捨轉得」，把你錯誤的看法丟掉一




些，自己得到一些進步。再進一步觀察，又去掉一些錯誤的見解，又進一步。不但是見解，連貪瞋癡，種種的業力，越去越多。無明去得多了，智慧就增長，法身慢慢地顯現，轉捨轉得。這是漸法，一邊捨一邊得，所以俗話說「捨得，捨得」，夏老師替它下個轉語「你捨才能得」！所以「捨」最重要。捨什麼功德最大？捨見！所謂「捨身容易捨見難」，我們要把下面這些見捨掉，換成上面這些見，那就殊勝了。

◎問：「自心所現」的自心是什麼心？

你說是妄心所現可以。但是妄心是什麼？妄心就是真心所現，說到根本還是真心所現。真心立相就成了妄心，妄心虛妄，所以現出這些相。妄心從哪來的？壓根還是真心生。

水就代表真心，中秋夜的月很圓，風一動水一搖，月亮就不現了，這就妄了。波是什麼？波就是水，波代表妄心，水代表真心，妄心就是真心



。在虛妄之中，真心作用不顯了，這就好像睡著、作夢了。黃念祖還是黃念祖，但是睡著了，作用不顯現、顛倒了。但是我還是我，一點都沒變，真心與妄心也是這樣。既然叫做妄，它就是虛妄、不真實，所以對妄想不用太害怕。

第一步我們要明白真與妄的分別，破妄顯真。再進一步，妄就是真，波就是水，不是另外有的東西。水是最圓融的，你拿方杯子去舀，它是適應的；拿圓杯子去舀，它也是適應的；池、湖：，什麼情況它都適應。它可以流動的，可以照東西。結了凍的冰，它就麻煩了！比它小的容器，它就擱不進去了，它不那麼圓融無礙了。怎麼擱它都不舒服，一碰它還拉你一手，這是結凍的冰。

我們眾生就是冰，冰是什麼？全體是水。雖然是眾生，但全體是佛。只是多了點寒氣，寒氣凝結成冰。所以我們修持的關鍵也就在這裏，不需要另外什麼「九轉丹成」，不是那回事。只要寒氣一去，冰就馬上溶解成


水，全體是水。就是這東西，沒有換嘛！冰是二氯化氧，水也是二氯化氧，不用換成分，換另外一種性質、東西。只是多了一點寒氣，凝固、執著了！本來無礙、流動的，執著就變成有礙、不流動。因為妄心的種種分別，心生則種種法生。

「識」是什麼？有無明就成了識，唯識所現，「識」就不是真如。唯識就是阿賴耶識，第八識。沒有阿賴耶識，我們就具有如來智慧。就是一念無明的妄動，就出現了阿賴耶識。「唯識所現」，就是這個識所現，已經有了水波了。

執實見、外道見，這前兩種見是我們應該要捨的，第三個「無我」還是好的，但是不要有「法執」。

◎請師父解釋一下什麼是法執？

法執就是阿羅漢認為四諦法是真實的，用這個去解決問題。而《心經》



講「無苦集滅道」，沒有四諦法，這就破了法執。小乘人不能體會「無苦集滅道」，認為「有苦集滅道」，他依這個法證阿羅漢。有這個法，有所證，這就是有了。

◎這不就有漏了嗎？

對於破見思惑，我們稱阿羅漢是無漏；不能說他有漏，他已經得到漏盡通了。但是他還有惑，有塵沙惑、無明惑。這三種惑，他只破頭一種見思惑。

◎「漏盡通」是破見思惑？


「漏盡通」是破見思惑。破見思惑不容易，不但人的貪瞋癡慢沒有了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的貪瞋癡慢也都沒有了。不要說天界了，就是在人界之中，如果有人說他貪瞋癡慢一點都沒有了，就值得我們向他頂

禮。說老實話，貪瞋癡慢很不容易離得開，所以豎出三界好難啊！小乘要把見思惑破盡，他才能出生死。我們橫出三界是帶業往生，見思惑沒破，帶著惑往生的。有人反對帶業往生，不就等於淨土宗沒有了，那要淨土宗幹什麼？

所以我們依止一個法，要知道它是無修無證。如果一定有修有證，就有法執；但是如果執著無修無證，什麼都不修，那又落空了。所以我們的儀軌很巧妙，在修持之中提醒你無修，在修中體會無修。所以很穩當，我們的法殊勝的地方就在這裏。

在修持之中提醒自己無修無證，那就沒有法執了。要這一切都沒有，才算破了法執。在修持之中沒有執著，生不出法執來，但這不等於法執破盡。要是真正破了法執，就是菩薩了。所以在修中無修無證，這就是大乘之道。

第五種是「中觀見」。講「中觀見」，順道提一下，在西藏活佛上師



們所謂的顯教，是指中觀見以下的見，就是到前面唯識見的地方，才稱爲顯教。不是什麼華嚴、法華、天台，通通是顯教，就不如密宗，就低了些，這也是常常引起矛盾誤會的地方。所以華嚴宗、天台宗、禪宗、淨土宗，密宗也很重視，不是那麼低的，沒有這個看法，顯教是指中觀見以下的見。而現在我們把在漢地的佛教，通通稱作顯教，把喇嘛的就叫做密宗。所以對於名詞解釋不一樣，聽到這句話，就生出許多的誤會。就說密宗輕視漢地的佛教，其實不是這個含義，是指中觀見以下的見。


同時中觀見也是西藏黃教的根本。中觀見已經很殊勝了，一直到大圓滿見，甚至前面的唯識見，都是龍樹菩薩建立的。佛法劃分爲十宗，除了小乘的俱舍宗、成實宗之外，其他八個宗派的祖師都是龍樹菩薩，所以在古代是不怎麼分的。中國唐朝的唐密，以及日本的東密，都是龍樹菩薩傳下來的，也是禪宗傳衣鉢的祖師。《華嚴經》以及《楞嚴經》是龍樹菩薩從龍宮請出來的，這是一位很特殊的大菩薩。當時的佛法也是很不行，是

馬鳴、龍樹這二位大菩薩出世才把佛法中興起來的。

「中觀見」也稱爲無生見，知一切法無自性。一切法都是不生、不滅、不斷、不常、不來、不去、不一、不異，這叫做「八不」。包括藏識所現的影像，以及唯識的見，世間法的、出世間法的一切一切都沒有自性，都是不生、不滅、不斷、不常、不來、不去、不一、不異的。「唯識見」則認爲這是實的，依此而修，一點點轉變。

「不生不滅」，六祖開悟所說的「何其自性，本無生滅。」你有個開始，從這裏開始生出來了。法本自無生，它沒有一個開始，怎麼會生出這樣一個「開始」的一切一切，不大好懂，這一點最不好理解的。所以斷無明，最後還要破一分生相無明。

「無始」是我們語言這麼說的，從哪裏開始有，好像有個生處。既然是無始，它的始處不可得，最初開始生的時間也不可得，哪生還可得嗎？生也就不可得了。所以無生，也就無滅。我們就不講長生不老，一切本就



無生。不是生因之所生，不是有什麼造成的。佛境從本以來就是清淨、具足的。不是用什麼機緣而生，套什麼因緣而生的，是無生的。所以佛法證無生法忍，無生故無滅。

生，也就是一個起點，事實上起點也不可得，一個圓形的東西，你說起點，走一圈又回來了。起點不可得，起點就是生處，起點不可得，不就無生。

「不斷不常」，我們阿賴耶識就是不斷不常，斷常是邪見、外道見。阿賴耶識是怎麼樣？相似相續，相像而繼續。不斷不常的道理就在這裏，一個東西它不是固定不變的，它只是相似而已，它不是常。譬如電影，上一片與下一片的膠片，相似而已。阿賴耶識它老在變，有東西來，它又多一點；這一剎那跟前一剎那相似，這一生跟那一生相似。增加一些東西，或修行拔除掉一些種子，全是相似，既然是相似，它就不是常，就不落入常見。它是相續，譬如電影它一片一片老接著，就不斷了。所以阿賴耶識




就不斷不常；既然阿賴耶識不斷不常，那它所顯現的相也就不斷不常。

「不來不去」，沒什麼來，也沒什麼去。「如來」是什麼？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」如來從哪裏來？要到哪裏去？自心遍一切處。從哪兒到哪兒去？從自心到自心。從北京到華盛頓，北京是我自心，華盛頓也是我自心，從自心到自心，何來何去？

那貪瞋癡煩惱，怎麼個大圓滿見？貢噶上師教我們看，不要看它的過失，看它從哪裏來，去到哪裏。找來處不可得，找去處也不可得。既然來處不可得，去處也不可得，來無所來，去無所去，它也就是如來。所以說煩惱轉菩提，我說不用轉了，煩惱即菩提，這是最好轉的方法，最殊勝的轉，這就轉過來了。所以它是不來不去，遍一切處！

「不一不異」，爲什麼有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種種的佛，它不是一個。但是一切佛的法身沒有分別，所以是「不異」，不是一也不是異。

所以依照「八不」，不生、不滅、不斷、不常、不來、不去、不一、



不異，唯識所現的影像，世出世間的一切法，它都沒有固定的自性。這樣慢慢觀察，就破除外道、小乘、唯識的見，顯現出諸法本來不生，不生就不滅。

依此「八不」，諸法本不生來修證而成佛，它的好處是什麼呢？就是不用轉捨轉得。比較直接了，不用一層一層轉換，一步比一步殊勝。「八不」，無生見，知一切法本無生。所以無生的功德很大，無生就無滅，一切都無來無去，少了對待，一切都平等了。一和異本來是兩件事，現在都沒有，不就都平等；不來不去，把這一切分別都消除。

第六種是「俱生知見」，就是根本智，也稱爲「法身見」。知一切法本明，就是無生明體。知道一切法是本明，就是你本來妙明的真心，就是本來無生的明體。我們大圓滿的觀音法裡頭「真實體性真實現，所見一切皆法身」，一切法所見就是法身見。「法性自性互含攝，明體真常無生佛」，都是本來明體，這就是法身見。一切都是法身，明體之上無生佛，

所以對待就沒有了。

在天津我寫了幾個偈子，「生佛兩泯即是佛」，生佛兩個都不存在，就是佛了。「才相對待便成魔」，剛剛一對待，有眾生，有佛，就成了魔。一共有十二句偈子，這是其中的第三、四偈。當時我大笑不能自止，同時大哭不能自止，這很特別。一般大笑就不會大哭，大哭就不會大笑。這個歡喜的笑，那是一切無法形容，同時又大哭的情況下，說了這十二句偈子。後來得到王上師與夏老師的印證，「如是如是，余亦如是，善自護持，善自保任。」你是這樣，我也是這樣，善自護持，好好保任吧！這是屬於法身明體。

◎問：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？

當時我四十二歲，今年我七十五，一轉眼虛度多少年，進步不多。所以大圓滿很好，這個法我們要把它當成較高的法來修，把它升格。



所見一切皆法身，就是法身見，依這個修就成正覺。不用其他的對治，不用轉捨轉得，不用八不等觀察門，直接了當，比前面又簡了。八不觀察——不生、不滅、不斷、不常、不來、不去、不一、不異，這要懂很多很多道理才行。現在直接了當，一切皆是法身，皆是本來明體，妙明真心。就是所見一切皆法身，就不是轉捨轉得，把煩惱一點一點轉成菩提。煩惱也是法身，菩提也是法身，一切都是法身，沒有兩樣。

所以頓、漸，就在「見」上決定。這就是法身見，一切法都是俱生智慧，一切都是妙明真心，都是明體，都是法身。法身是人人具有的，所以完全恢復我們的法身是最高的成就。


第七種大圓滿見：法爾如是，本來就是佛，不等你修才是。法爾、天然、自然，就是如此，一切法本來清淨。所以大圓滿見就是一切本來清淨，*《心經》*說的「不垢不淨」，沒有垢淨之別，何以故？它本來清淨，本來就離開生死涅槃，離開取捨等等垢染，也就沒有縛，沒有東西給它捆住

；既然沒有東西捆住，也就沒有什麼解脫；沒有解脫，也沒有什麼叫修。本來就是佛，也沒有什麼現在才證的，所以是無修無證。

「任運而住」，任著自然就這麼而住。「於自生自顯之上，即修即行即果」，這是貢師常說的，這些話雖然少，可以說是文字般若，多少反應大圓滿見，從這裏我們多少可以體會一些，這是貢師開示的殊勝之處。

一切法本來清淨，本來不生不滅，還有什麼生死涅槃，還有什麼取？什麼捨？沒有這些垢染。從前禪宗三祖參二祖的時候，說：「我有病，罪很深重，請師父幫我懺懺罪？」二祖說：「你把你的罪拿出來，我幫你懺。」三祖說：「覓罪了不可得。」我的罪找不著，拿不出來，二祖說：「余予汝懺罪竟。」我幫你的罪懺完了，三祖這就開悟了。

日本人也有一則公案，但不這麼徹底。有一個人見一位有名的禪師，他說：「我有一個毛病，我的脾氣很壞，常常要發脾氣，脾氣發起來常常得罪人，事後又很後悔。但是又要發，請師父想辦法幫我解決這個問題？」



「禪師說：「這樣是不太好。這樣好了，你既然很會發脾氣，你現在發一回給我看看？」那人說：「我這個脾氣天生就有，治也治不了，發起來沒法辦。」禪師說：「既然你天生就有脾氣，你就發一個表演給我看。」那人說：「我發不出來！」禪師說：「你說天生就有，你找呀！你發呀！」後來找不到，禪師就跟他說一些道理，把他改變過來。

這些都要從根上去提高它，這些都沒有之後，也就沒有縛。還有人說：「我纏縛的很厲害，求求師父？」師父說：「誰捆你了？」縛就是捆，誰捆你了？捆你的人找不到，也就沒有什麼叫出縛。無縛嘛，本來沒有捆你的人。既然沒有捆，沒有縛，也就沒有什麼叫解脫了。既然沒有縛，沒有解脫，也就沒有什麼叫做修了。「無修無證」，這是大圓滿見，是最高的見解，到了寶塔尖了。

「於自生自顯之上，即修即行即果」，一切都是自生自顯的，在自生自顯之上而修，不是在自己之外搞個什麼的。修就是行，行就是果，這是

同時的。因果同時這是《法華經》的道理，《妙法蓮華經》講多重蓮華，所以也叫《蓮華經》，不是西方世界蓮花多，才叫《妙法蓮華經》。蓮華是個譬喻，有很多很多殊勝的意義：有些花是「有花無果」，開很多花卻不結果；有的是「有果無花」，結果但不開花，無花果就是了；還有「花多果少」，花開很多，果子才一點點；「果多花少」，果子開了很多，花卻一點看不出來。花多果也多的，只有蓮花，多少蓮花瓣就有多少蓮子。

另外一個意思是「出污泥而不染」，我們在煩惱之中不為煩惱所染。更殊勝的意思是「花果同時」，花果同時出現，正是大圓滿的意思，「即修即行即果」，花一開小蓮蓬就出來了。像桃花、杏花不都是要等到花瓣掉了，才出果子。蓮花一開花，果子就在。不但等花開，在花中就有含苞未放的小蓮幼在裡頭。因果是同時的，不是種了因，以後再慢慢得果，因出現了，果就出現，「即修即行即果」，行就是果。

「大圓滿者，諸法起時，剎那圓滿。」這個圓滿是剎那間都圓滿，在



大圓滿裡是這樣，華嚴也是一樣。一真一切真，一位一切位，一地一切地，剎那都圓滿。一處真了，一切都真了；你證到一個位，一切位都證到了。不可思議，超情離見。一切都圓滿，沒有一樣不圓滿。一就是多，一就是一切，念了一個咒就具足念一切咒的功德，禮了一尊佛，就是禮拜了一切佛。剎那都圓滿，一切都圓滿，因果都同時。所以淨土法門念佛時即是見佛時，見佛即是成佛時。不是某年某月，我才成功，這就不是大圓滿見了，先要這麼信。你拜佛時就是成佛時。蓮師馬王法的觀想，有一段觀想禮拜，觀想我給十方諸佛頂禮，這是超情離見，同時十方諸佛也給我頂禮，不是只有我這樣，十方諸佛也這樣，這就平等了，所以才說「生佛兩泯即是佛，才相對待便成魔」。這是根本，大家要好好去體會。

「唯識見」，一切都是識所現的，當然不如大圓滿圓滿徹底。但是真正這樣一個見，你就少多少煩惱了。「中觀見」的特點是不落邊，所以才叫做「中」。你要是一切皆空，就著「空」了，若認為一切都是實有，就



著「有」了。空有「不二」，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，不落空也不落有，不落空邊，也不落色邊，這就是「中」了。我們的自心自性不在這八不裡頭。我們的妙明真心本來無生，無生所以無滅，無所從來也無所去，不是「一」也不是「異」。怎麼不是一？個個佛都有自己的佛土，也有自己的名號，將來我們成佛也有自己的名號，也有自己的佛土，所以它不是一，但是我們的法身跟一切佛沒有兩樣，所以不是異。

我們在妄心階段的時候，阿賴耶識就不斷不常，所以我們不說靈魂。人死了，靈魂老是這樣，就是常見。人死如燈滅，就是斷見。我們阿賴耶識不落斷常，「非斷非常，相似相續」，這八個字在阿賴耶識很要緊。阿賴耶識是相似，這一生與前一生是相似的，這個時間跟下個時間也是相似的，這個東西不是固定不變的，接續著，所以不斷不常。「中觀見」不用轉捨轉得，不用捨什麼，這個見解已經很正確。「俱生知見」就是法身，所見一切皆法身，直接了當，相當於禪宗。當然禪宗最高也能達到大圓滿

見。

所以「人無我見」到「大圓滿見」這五種見，相當於華嚴宗的判教，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。小教相當於人無我見，始教相當於唯識見，終教相當於中觀見，頓教相當於俱生知見，圓教相當於大圓滿，與華嚴判教很相當。

禪宗初步的悟就是見法身，能見法身就是破初關，安住於法身就破了重關，如果你沒在法身裡，在法身量裡待住了，你還要前進，法身向上。從前唐朝的肅宗皇帝問南陽忠國師：「如何是十身調御？」，國師回答說：「陛下應當在毗盧遮那佛頭頂上走路。」法身向上，比法身還要超越，這是禪宗境界，相當於我們的俱生知見。華嚴、密宗、淨土宗都跟大圓滿見有聯繫的。


以上抉擇見略得爲七種，是紅白教的古德依止心印表示而成就的。我們紅白教祖師是不分家的，現在的白教還有的分。紅白不分家，紅白是一

家，諾那祖師是紅教第三十三代祖師，也是白教第十幾代祖師，而貢噶上師也是紅教第幾代祖師，白教的第幾代祖師。

◎問：白教有四大支派，我們接近哪一支？

這我不太清楚，我不大考慮源流的，我這個人很特別。關於分類、源流，師父們都不常談的，把這些開示說給我們聽就完了。我這個人有很濃的禪宗味道，所謂「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，著重在心要。

以上七種是紅白教的古德依止心印表示而成就的，則無見可言。你不能說它是什麼見？這又超越了，更高了，不立文字，這最爲殊勝。一落入語言文字，比起這個就遜色多了。什麼是表示？密宗要表示，最好的表示就是釋迦牟尼佛第一件公案「拈花」。禪宗怎麼出來的？拈花！禪宗自古就有人反對，宋朝天台宗還有人寫書，他們認爲法華經是圓教，已經登峰



造極了，三止三觀，圓頓三觀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沒有法門比它更殊勝了。而禪宗說天台宗是如來禪，說他們自己是祖師禪，祖師禪要比如來禪還高，他們就不服氣。不服氣就要反攻，說禪宗是假的，寫書說「拈花微笑」的公案沒有根據，就有許許多多人來反駁。

其實「拈花」公案真正出自佛經，叫做《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》，確實是佛說的。這樣一來，他們不知不覺地就毀謗了禪宗。在這部經裡說得很清楚，大梵天王把自己的身體捨為床座，請佛坐在他身上，供養了花，請佛說法。佛就拿一枝他所供養的花，「拈花」給大眾看。大眾都不明白怎麼回事？佛不說法，拿一枝花給大家這麼看。別人正莫名其妙，迦葉就這麼一樂一笑。佛就說了「吾有涅槃妙心，正法眼藏，囑咐摩訶迦葉。」

「涅槃妙心，正法眼藏」這就是傳心，從釋迦牟尼佛傳到迦葉。所以在《涅槃經》說的很清楚，佛說將來佛法的解釋權在迦葉，所以將來佛經有什麼問題，需要經教解釋，你們去找摩訶迦葉。在《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》裡，

佛一拈花，迦葉一笑，「拈花微笑」就是這件事。所以佛說的「涅槃妙心，正法眼藏」傳給誰？傳給迦葉。

摩訶迦葉第二傳傳給阿難，阿難沒有從師父得了法，從師兄哪裏得了法。古代常有這種情形，釋迦牟尼佛時是這樣，後代也這樣。儒家也有這種情形，孔子死後，許多人從子貢哪裏得到法益。阿難從迦葉那邊得到開悟，都是傳佛心印，阿難也是傳佛心印。我們蓮華生大士也是從阿難哪裏傳授的，所以心印不就很明顯了。所以上師傳一些燒供，像手像腳的，傳一些大法灌頂的，這像眼睛的，傳口訣的才是傳心。所以傳法灌頂之上，還有一個傳心的師父，這是最尊貴、最重要的，像「心」嘛！我們現在學密尊重灌頂傳法的師父的人很稀有，求心要，重視心要的人更是不多了。這也是我要大聲疾呼的，我們要在這事上勘正的。

密宗的「表示」，類似於禪宗的「拈花」。「心印」，就是心心相印，沒有語言，不立文字，那是最殊勝的了。上述六七兩種，是一代代祖

師口耳相傳，所以是相當寶貴的。

◎問：釋迦牟尼佛拿花與迦葉相視而笑，是代表迦葉懂得釋迦牟尼佛心中的……？

本心，離開言說的本心。這等於兩個電視台完全協調了，通了。

◎那是表示兩個人的思想已經溝通了？

比那還殊勝，兩個心和心相印了。說思想溝通也可以，但是你又落到思想裡頭了。心不生思想而相印，這不就還高一點了。一落入思想，你還有個思想的心；一離開思想，兩個心自然相照，像兩個鏡子相照。心與心相印，這麼就是心的傳法。所以不一定要語言文字。

◎迦葉那不就是等於是一種開悟？

是大徹大悟！所以佛就說「涅槃妙心，正法眼藏」，全都交給摩訶迦葉。禪宗是很殊勝，天台宗大德信不及，所以他要寫集寫書，說他不相信，說經上沒有。經上有，他也信不及，所以禪宗是難信之法。在印度也是一代傳一個，不是每一個人都能修的。迦葉傳阿難，一代傳一個，所謂西天二十八祖。第十三代是馬鳴菩薩，第十四代是龍樹菩薩，第二十八代是達摩，都是一代傳一個，一個傳一個。達摩見到東方有大乘氣象，當時印度佛法已經不行了，所以達摩就拿著佛的衣鉢。就怕你不信，真的是難信，所以佛把衣鉢交給迦葉，傳衣鉢的意思在這裏。佛在《涅槃經》叫你們找迦葉，還怕你們不信，把衣鉢給迦葉。迦葉再傳給阿難，一代傳一代，最後傳到達摩，達摩把衣鉢帶到中國來，所以我們很光榮。

佛的衣現在是找回了，鉢卻找不著了。蔡元培的女婿當年還見到這個鉢。佛的鉢很殊勝，佛成佛的時候，四天王天每一位天王獻一個鉢給佛，天王是有分別心的，都希望佛用他的鉢。四天王都把鉢給了釋迦牟尼佛，



佛到底用哪個鉢好呢？用這一個的，其他三個會不滿意。所以釋迦牟尼佛把四個鉢弄在一起一壓，合成一個鉢。四個鉢合成的痕跡還看得出來，這是他親眼見的。


他這人是留學博士，剛從美國回來，他很淘氣，看見六祖的肉身，就跑過去跟六祖說：「六祖，你好啊！」他摸了六祖一下，嚇了一跳，六祖的肉身還有彈性，跟活人的一樣。這兩件事是他親口跟我說的。當時這個鉢是在南華寺，文化大革命以後恐怕就沒了。到了六祖，衣鉢就不再傳了，不再是一代傳一代，而是「一花五葉」，禪宗大興，小孩老太婆都開悟。禪宗在中國大盛，所以大家就把禪宗、道教歸到中國名下。印度是半個佛教，半個婆羅門。現在在美國學婆羅門的人很多，學佛教的也不少，兩個都學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

閉關不能魯莽，不能冒進，要一點一點增加，這功德是一樣的。單獨一天一天累積多了，不也就好多天了，所差的是我們不能夠接續。不過這也有好處，有些事情今天不做，明天可以做。譬如說喜歡看電視，我這個時候不看，明天我可以看嘛。把該辦的事情先辦一辦，本來沒什麼大事，也很放心。這在你專修的時候，容易清淨，容易放下，別人也可以抽出時間來爲你服務。這是閉短期的關。

閉關人的功德護關人得一半，他不是從你身上得一半。好比是一百美金的獎金，他的五十美金是從老闆身上得的，不是從你身上扣五十美金。閉關的人比護關的人多五十，這是大家要知道的。所以我們幫助別人修行，自己的功德也增長了。我們不僅自己修行，也護持別人，功德同樣很大。所以我們勸媽媽哪一天念半天佛，念一天佛，讓佛菩薩來帶你，這是盡我們最大的孝。我們孝順父母，什麼是孝？這是最大的孝。我們來解決問題，他們什麼事都不用管，一切都很舒服、很愉快，念念佛，他很高興。



不但這樣，從法裡頭他嘗到一些甜頭，用功的動力就增加了，他自己有要求了。不要老是說生死太可怕，不了生死不得了，這還是怕，有點逼迫。從心裏想念佛，我不念佛難過，這個比怕生死要進一步了。知道生死可怕，知道要了生死，這還有點被動。我就是要念，我不修不行了，這就主動了。

我不修不行了，修法的時候還添個法執。成佛不但要破人無我，還要破法無我。剛一修就要我們破法我，我們是毫無辦法，該怎麼辦？你就好好地念，相信西方決定是有，一點也不錯。如果你相信這個世界是空，西方世界也是空；如果你相信這個世界是有，西方世界的有比這裏還堅固得多。所以上來，就相信西方世界是有，這一句佛號，我就是要執持。執持名號，不怕法執！道理不懂沒關係，我就是這麼執持。執持到極點，與不執持就平等，這就是阿彌陀佛的「妙」。爲什麼？阿彌陀佛用五劫的時間，發了四十八願。我們寫志願書，寫個兩三頁就解決了。他發了五劫的

時間，處處爲我們考慮、設想。念佛誰都能行，誰都可以，但它的實質是不管你懂不懂得無生的道理，你就暗合無生了，「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」。

「無住生心」要到別教地上菩薩才做得到。我二十歲讀《金剛經》就懂得「無住生心」是很殊勝，但是凡夫做不到，最好的辦法就是念佛，念的時候非常勤快、非常執持，相信是有，就這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」。別的都放下了，就是「無住」；無所住，這一句阿彌陀佛還相續不斷，這心是生的。地上菩薩所能做的事，凡夫這麼稱念，就不知不覺與他暗合了。因爲有地上菩薩的功德，所以念佛你才能往生，不是念念名字就好。釋迦牟尼佛不勸你念釋迦牟尼佛，要念阿彌陀佛。念佛的方法、西方世界的種種，不知不覺就與《金剛經》般若的道理相契合了。

當時我還不懂密法，就聽一些毀謗的話，說我舅父（南梅）舅媽學了財神法，我舅父開了葷，我舅母長了很惡的相。財神法的紅財神、白財神都是現的威猛相，修財神法要觀想本尊。聽聞之後很不信，雖然很不信也




很不明白，就生猜，凡夫念佛不能達到「無住生心」的話，念咒可能會更好一些。雖然聽了這兩件毀謗的話，心裏想念咒可能比念佛好一些，但是這些咒全然沒有用。《心經》好就好在這裏，先跟我們講道理，然後才說咒：「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。」全部的般若都攝到《心經》二百六十個字裡頭，顯密都圓滿了，所以《心經》很殊勝。

《心經》不要看它字少，是最難講的，四諦十二因緣，菩薩的修持方法，轉八識成四智，全都在裡面。「無苦集滅道」是阿羅漢的修持方法，「無無明至無無明盡」是緣覺的修持方法，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。」這十二因緣，循環不已，所以生死不出。「無無明至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」就把十二因緣的法執破了。菩薩的修持是什麼？轉八識成四智。

《金剛經》我們有時間的話，也可以談一談。我是從《金剛經》入門

的，小時候我在佛教家庭長大，小時候跟母親到廣濟寺，寺裏沒有一個小角落我沒到過的。大人們在談話，我們小孩也不懂，一個人就到處亂跑，於是就碰到清朝最後一個狀元夏同和。他跟我談了很多話，他說這孩子好，就請我到他那裏去，我很拘束，馬上就跑掉，那時候我八九歲。有一次釋迦牟尼佛聖誕，大家繞佛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大家念得十分虔誠，念到深夜，過了十二點我不肯跟母親走，我母親他們都回去了，我還在哪裏繞念著。到了一點多，家裏就派車子來接我，那時候的車子是人拉的人力車，硬是要把我拉回去，那天我念到通宵，念得很虔誠。以後年紀大了，世間智慧增長了，懂得更多些，就看到出家人在家人，都是在當時很有名的一些人，其實跟一般人沒有什麼區別，普通人有的毛病，他都有，而且有过之而無不及，勾心鬥角、算計、事情不直說，拐彎抹角：種種的，佛教徒念了這麼些日子的佛，跟沒念佛的人一樣嘛！念佛的用處在哪裏？沒用處了！



這是個錯誤，顛倒見。當時我看到這些現象，就犯這種錯誤的想法。這樣是不行的，不能解決問題，所以我們要在實際行動上跟普通人要有所不同，不能讓別人退了心。不是自個兒在佛堂裡念，自個兒修就可以，你表現出來給人家的感覺，要和別人有所不一樣才可以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講人天乘，我們做人要成爲人的表率，要感動人。言教不如身教，用講說的是種權宜，雖然有種種的好處，但不是根本，重要的是你的模範、行動，因此讓他對你的信仰有所尊重，這是最好的弘法。這比多大的佛堂，多大的佛像，多少的經典還重要。

當時我看到佛教界的現象，我就退了心，不信了。正好當時看到蔡元培寫的一篇文章「以美育代替宗教」，那時候五四在選文選就把這篇文章選進去，我想以審美、美育來代替宗教，這也是個道理。所以當時反對我妹妹燒香念咒，我罵她迷信、老太婆；她一念佛，我就嘲笑她，完全到反面去了。

怎麼又皈依正法？就是一本《金剛經》，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，考完試就把書往書架一放，說這一輩子我再也不看這書了。這些書都是厚厚的，一本，一本本看完後就往書架一放，自己說再也不看這些書了。沒書可看了，也不去看電影，到我母親哪裏找一本《靈魂論》，一本《金剛經》註解。厚厚的兩本書，我一夜就把它讀完，我一向看書都是像亡命徒的；一本《法華經》，我一夜之間可以把它讀完。一方面我看得快，一方面不看完我不肯罷休！這裏頭的踴躍歡喜、清涼，沒有辦法形容，沒有法子說，只能勉強說是甘露灌頂，從內而外。我們在外面跑了一天，累的一身都是汗，沖一沖澡，讓自己清涼、乾淨，舒服些，畢竟這只是皮上的感覺。而這是徹內徹外，從頂至下，一陣陣清涼清涼，所以不肯罷休，一直把它看完。才知道原來不是佛法辜負人，是大家辜負了佛法，這才有正確的對待。

◎問：師父兩個問題，一個是布施的問題，一個是供養的問題。我

們講最好的布施是法布施。而法供養的「法」是上師菩薩傳下來的，那我們要用什麼供養上師菩薩呢？

我去印經，把經印出來是法供養。而我自己精進修持，也是法供養。菩提心發展了是法供養，持戒謹嚴是法供養，我自己用功持誦，這都是法供養。自己修持上的精進，是供養上師三寶最殊勝的方法。

◎我們施完法後，要不要迴向上師呢？


都用不著，實際上一切都是自他不二。自即是他，上師即是自己，自己即是上師；阿彌陀佛即是自己，自己即是阿彌陀佛。你供養了上師，供養了阿彌陀佛，即是供養了自己。我自己好好修持，即是供養了上師，供養了佛。所以要知道不二的道理，不是割裂成兩個的。這一切一切跟自己，就像水和牛奶一樣。這一杯子倒了水倒了牛奶，水遍滿一處，牛奶也遍



滿一處，水溶於牛奶，牛奶溶於水。我們與佛、上師以及一切聖賢，都是同樣個道理。牛奶變好了，水也就變好了；水變好了，牛奶也變好了，這回想是可以，但總不是一味。所以現在我們吃東西，我們吃好一点不是要保養自己，是要供養我們身體的一切佛。所以這就把我們與佛區別對待的心不知不覺給消除了，身體是個壇城。

有些人即使跟他講，他也不會接受。因為你的身體是壇城，所以你可以毀壞它，要尊重它。你要吃好一点，保養自己，所以密宗有的吃葷，吃好一点，都是做這一種觀想。這是不昧身體的三根本，三根本都在我們身體裏面，我們吃東西不是貪口味，是供養我們身體的上師三寶啊！所以不知不覺生活就跟修持結合在一起，吃的、喝的都在供佛，所以到後頭來是大安樂法。佛法是大安樂法！法門如果修得很苦就是沒有得到安樂。你看許多禪師上堂都是笑呵呵的，他安樂嘛！

所以在世間上，要慢慢一點點傳佈，先從院牆的門進來，再到樓的門




，然後進到佛堂的門。所以入門有好多處，不要在牆外頭繞，許多佛教徒一輩子都在牆外頭繞，找不到門。我們在這個地方入門，知道這些道理去修行，路就正了，是直的，直入！兩點之間的直線，飛機這麼飛就快了。你要是從這邊繞一大圈到那邊，從那邊再來，那你就慢了。這個慢是你自己在走彎路，所以爲什麼有快有慢（有漸有頓），實際上是入的問題，看你的交通工具，坐飛機的就快，坐馬車的就慢。車就是乘，大乘小乘都是乘，乘是個譬喻。小乘就是坐馬車，它很難成佛，不知道到哪年哪天，它的乘又小。坐在飛機上的，又快又穩，是大乘、金剛乘。

我第一次學講經就講《金剛經》，那時候講的很轟動，左右街坊都來聽。我的舅父，南梅，聽到我第一次學講《金剛經》，很替我害怕：「他學佛沒多久，敢講《金剛經》？我到現在都不敢講！」般若是很不好講，講得好是可以啓發別人的信心，講得不好就偏空了。偏空之後就無所修，他就搞無修無證；不修不證，他自在去了。就去跳舞，沒有修沒有證，回

到凡夫了。所以很難說，容易落到一邊。

《心經》難講，你要把什麼是四諦？什麼是十二因緣？修持方法是什麼？都要說明白，不是乾巴巴介紹名詞就算完了。要介紹苦，苦有多少種，「八苦交煎」，要把八苦講一講。苦的原因是什麼？是集。我們知苦就要斷集，入滅就要修道，這樣來說，先要斷集，就變成集苦道滅。因為苦從集開始，修道得到寂滅。（當時在印度有個出家人，也是這麼說）他這個講法講的好，有個外道就跟他辯：「你是佛的弟子，怎麼違反佛的話？佛講的是苦集滅道，你怎麼說是集苦道滅？你這不成立，違反佛的教言！」當時沒有人替他反駁的，他自己也反駁不了。大家也說：「你看看師父都這麼說，你說的跟師父不一樣，你錯了！」所以宣判他失敗，他難過地把自己的咬舌自盡。後來有個大德證明他說的沒有錯，判他錯誤的是個錯誤的判決，為他來平反。所以苦集滅道就有許多內容。

十二因緣，這是緣覺所修的法，過去的因得現在的果，現在的因到未




來的果。輪迴的因果，無明、緣、行到老死，這十二種因緣，你要一層一層的說清楚。講《心經》，這些都要給人說清楚。

「轉識成智」，八識是什麼？四智是什麼？你都要講清楚。「無智亦無得」，你說轉識成智，轉到最後「無智」。《心經》跟《金剛經》一樣的道理，阿羅漢不起四念證阿羅漢，佛也是不起四念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沒有這個想，那不是說根本沒這個果位。佛是成了佛，佛是沒有「佛」這個字眼我成了佛，佛是這樣才成了佛。沒有成佛之想才是真實成了佛，這地方才難得，才恰恰體會如來真實義。而我們總是一體會就偏了，不是偏有，就是偏空。所以我們要校正過來，多知道些聖言量，請教善知識。而求法、求咒這些都是枝節上的問題，大家在這上頭忙得很多。修什麼什麼法，這都是在事相上。比如大家不去對正這個錶，看自己的對不對、準不準，標準點對不對，這才是修行的最主要問題。所以不要貪多，修好多好多的法。你的錶時間不對，飛機都開走了，這不得了！所以我們要常常



對時間，這樣將來一些粗細的問題都能解決，這是我們修行要注意的問題。

至於自己怎麼選擇師父？用世俗的眼光，決定是會挑錯的！所以必須得提高自己。師父是不是正知正見？是不是大圓滿見？至少你也要知道大圓滿見是什麼內容，不然你怎麼會知道。大圓滿見有親有疏，「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，而有差別」。哪一個親一點，哪一個疏一點，這一切都跟自己真實的水平分不開。密宗求師父加持，有這一層體會，佛用他的神通、願力加持，這樣一來地球全都沒有人類了，都成佛了，沒有地獄餓鬼畜生了。佛是一律平等的，不是你給我磕頭，我才加持你。通通都加持了，不就都成佛了？所以這不可偏，這是加持的根本。如果一味地依靠加持，自己這方面不能相適應的話。我們天天都在佛菩薩三寶的加被之中，佛菩薩三寶對我們的加被是不斷的，從來沒有一個時間是停止的。大勢至菩薩就在這個世界攝受眾生，十方三世諸佛「如母憶子」，阿彌陀佛在想我們，叫我們回去。我們都在加持之中。但是我們「子若逃逝」，離家出走了。




我就是不回家，天天在舞場跳舞，媽媽想你有什麼用？所以還是要自己。也就是佛之憶子心、加持，從來沒有間斷過，我們的憶母心跟佛之憶子心一樣的時候，什麼問題都沒有了。這是相互的。

佛的憶子心跟上師的加持是一回事，沒有間斷的。今天有個上師，如果你供養他兩條金子，他就念咒祈禱加持你，可能起個作用，但作用是非常微小的。上師出於無量的大悲心，對於一切加持。由於你的精進，上師常常憶念到你，關心到你，這是不共加持，不一定要作法。所以很多在事相言說中，要理解沒有言說的，超過文字的，在修持中要體會無修的意思。所以這是出格的事，一般都是在格子、框框裡頭，要作出格丈夫的事，不是普通的大丈夫，要作出格大丈夫事。所以說「出家乃大丈夫事，非將相所能爲」，就是指這個意思。「出家是大丈夫事」，女子一樣也能作大丈夫，女中的丈夫。「非將相之所能爲」，不是國防部長、總司令、國務卿、宰相他們所能做到的。那我們是在家人，要怎麼著？要心出家。真正

出家要身出家，心也要出家。現在許多出家人，身是出家了，心並沒有出家，這利益是表面的。我們在家人雖然身沒有出家，但是心出家了，功德一樣不可思議的。所以出家是否是換一身衣服，這是次要的問題，重要的是心出家。像維摩詰居士，他有家園，也有眷屬，但是他一切不留戀，這是心出家。維摩詰居士當時跟釋迦牟尼佛確實是平等平等，他是金粟如來。一個現居士身，一個現法王身，但覺悟上是平等的。當時還有賢護，他的功德福報都是不可思議，像賢護這樣的大居士很多很多。到了唐朝有龐居士，很多出家人都向他求教。到了清朝，出家人從雍正皇帝哪裏問法，得到開悟的很多。皇帝裡頭禪宗最深的就屬於雍正；人家都說雍正幹了許多的壞事，但是在佛門裡頭雍正造詣獨身，是真開悟了。

◎問：他開悟了，為什麼還這麼殘忍？

《華嚴經》五十三參裡面有一個善知識叫五眼珠王。五眼珠王他的護




城河都是血水，城牆上掛滿了死屍，他殺得很厲害。他是善知識，善財還是參拜了他。這是具體的環境造成的。像諸葛亮他這個人不殘暴啊，但是他接管了四川以後，他的刑罰很重。有人跟他說漢高祖得了天下以後，都把約法三章的法給廢了，你的法幹嘛還這麼嚴？他說不行，過去劉璋懦弱，紀律很壞，治亂世要用典刑，要用很重的刑罰。所以諸葛亮死後，全四川的人都自動爲他戴孝，白布戴久習慣了，也就拿不下去。所以四川人對諸葛亮感恩很深，但是他所用的刑罰很重。諸葛亮在我們中國歷史上是很了不起的人物，學養也很深，「淡泊明志，寧靜致遠」，但是他用很重的刑罰。五眼珠王也是一樣，他只有用這樣的殺伐，才能使更多人生活、安定，社會更好，他是善知識。所以我們的「誅法」在這裏找到依據，我們的「雙身法」在《華嚴經》也找到依據，妓女是善知識，你要從這裏去融會。

爲什麼要有「誅法」？以「誅」爲度，他要破壞佛法，他要造這麼大



的孽。在他破壞之前，把他的肉體消滅，把他的識神度脫了，這樣對佛法，對於他本身有多大的好處。所以以最大的慈悲心，最大的利他心出發，修「誅法」相應會很快。不是喜歡現威猛相，喜歡降服別人。我聽說有一個人跟別人借錢，人家不借給他，就修「誅法」，修「金剛盔甲」，這樣搞的話，就一場糊塗了。所以邪人行正法，正法亦邪；正人行邪法，邪法亦正。人是很大的關係，所以我們把「見」調整好，修什麼法都圓滿，都無障礙。如果你這個人就是愚昧，不明白，就是天天拿著大圓滿法來念，這跟念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沒什麼兩樣。

「決定見宗」有了正見，才有正修、正行、正果。現在有的人信佛，但是動機不純。有的人動機純正，認真修行，但是「見」很低。對於這種「見」很低的人，我們應該好好的幫助他，他比別人強多了，很難得了，我們要循循善誘，慢慢地提昇他。不要執著，不要把佛教降低成邪祇一樣，那就壞了。四川有個雞毛土地很靈驗，非常有名，人們在土地公前殺雞



求願還願，把雞毛抹在牆上，雞血流到整個溝子。所以我們如果對佛法了解不深，就是把佛降低成雞毛土地那樣的地位，我給你拜，給你上供，給你恭敬祈禱，求你保佑我。我們一聽雞毛土地就知道不對，而我剛才說的那些情況很多很多，雖然還是好的，但是它的「實質」就是把上師三寶降低成雞毛土地，那你所得到的加持也就如同雞毛土地所得到的一樣，現在我們不要忙著幫助很多很多人，對於現在已有的人，包括自己，從自己出發，提高自己的見。然後盡一己之力，幫助與自己有緣的人，這很重要。

有些人的「見」不是很高，但行的很正。我們有很高的辨識能力，怎麼做是殊勝的，怎麼做是庸俗的，什麼人是真善知識，不是善知識，什麼人是惡知識、邪知識，能進一步明白。不能只是慕名，去聽什麼名號，就以爲一定是善知識。很不一定！自己不具正知正見，只是慕名，聽人家怎麼怎麼說。一貫道爲什麼這麼快，它是有組織，有計畫的，許多人到一個地方參加活動，再進行宣傳；不像我們，自己願意來就來，不願意來就不

來。一貫道又帶點神通種種方式很多很多，我們佛教不搞這些東西。我們先解決自己，每個人都是自己。我們現在要弘法，要救度眾生，先從這個眾生開始。我們先求自覺，這不是阿羅漢，這一點要分清楚。我自己產生一點光明，給別人照一點，別人就有路走。現在屋子漆黑，我來打一點火，大家就覺得好一點。爲了產生一點光明，我要提昇自己，讓大家有一點光明。這不是不管大家，正是爲了大家。每個人都這樣，能放大光就放大光，光放得長更好。不要忙道場必須有多少人，必須怎麼樣？能不能發展？別的道場比我們的人多，信我們的人跑到別的道場去了，跑就讓他跑吧！這是小事。我們自己發光要緊，從這裏開始。不然總是很著急，很忙，這都是外邊的事。

這是我們相見的最後一次供養，很難得！很難得！

※見愚竊以爲「抉擇見」之延伸開示，可以參考由堪布 竹清嘉措仁波

切所寫的「空，大自在的微笑」。（張老師出版社發行）

## 請入彌陀願海


阿彌陀佛，大願之王，四十八條勝願，正是彌陀萬德圓明的本心的流露，條條都超情離見，不是眾生妄心所能揣摩估計，這是徹底的殊勝方便，沒有一條不是爲一切眾生殊勝永恆的真實之利。古德說：每條願都是爲饒益有情；每條都是願共眾生究竟成佛。這兩句話點出了彌陀的聖心。

彌陀大願，分別說明就成爲四十八願，若再細說，可爲四百八十……四萬八千等等願。合之就是彌陀的大誓願海，也稱爲一乘願海。一乘願海就是淨土法門的寶中之寶、王中之王、心中之心、妙中之妙，縱有億口億舌，也說不盡讚歎之辭。全部大願譬如一匹光華耀目精美絕倫的錦繡，每一條願就像錦繡上面的圖案花紋，例如蟠桃、佛手、蓮花、牡丹、仙鶴、孔雀，都無上美妙。雖然妙態各殊，可是參差俯仰，配成整幅佳畫。全錦

織成，只是經緯兩條線，一條線是：遍十方虛空，盡未來劫數，一切國土、一切眾生，不分族類，不計善惡智愚，哪怕是惡道眾生，一律平等攝受教化加持接引，令離惡趣，但受諸樂。一條線是：願一切眾生一塵不染，一法不立，遠離妄想執著，恢復如來本性，生滅頓消，寂滅爲樂，證大涅槃，究竟成佛。

極樂世界凡夫即是阿鞞跋致，無情說法，蓮池寶樹宣演法音，香光遍滿十方，普利一切眾生，種種超情離見，無上稀有之事，整體是不可思議，圓融無礙，清淨光明，徹照十方，一切妙德無不具足。正如《往生論》說：「極樂國佛、菩薩、國土三種莊嚴，入一法句，一法句者清淨句，清淨句者真實智慧無爲法身。」這就說明國中一切無非彌陀的智慧與法身，所以無不圓明具德，無不絕妙奇特，能惠予一切眾生真實之利。

本經三真實，正與天親菩薩的開示互爲表裏，彼此呼應。法藏大士「



住真實慧……一向專志莊嚴妙土」，正與天親大士三種莊嚴入於真實智慧的說法相合。本經所開化顯示的是「真實之際」，正同於天親大士的「無爲法身」，所以極樂窮微極妙，超逾十方，普給一切眾生「真實之利」，普令住正定聚，證不退轉，契悟無生，決定成佛。

彌陀大願深顯大乘佛法的理事無礙境界。極樂的本體是無爲法身，可是國中萬物微妙奇麗，無盡的莊嚴，並且普令見者聞者悉皆增上。無爲的法身理體，顯現無量莊嚴，無邊妙用，這正是理不礙事。再者國中人民普至十方廣供諸佛，可是不失定意。大作佛事，但仍在定中，這是事不礙理。理體與事相不相妨礙的妙境，遍於全願全經。

極樂的一花一香、一塵一毛都是圓明具德，也就都是《華嚴》的一眞法界的特徵，也即是彌陀和行者當人的自心。所以極樂的境界不可思議，具足《華嚴》的十玄，一多相即，小大相容，廣狹自在，延促同時，在願文中都很明顯。例如：以眾寶合成一物，是多入一，此物所放的香，只是



一個香塵，可是遍滿十方世界，這是一入多。一可入多，多可入一，這就是一多相即。極樂一國如鏡，能照十方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佛世界，是小中容大。「諸佛淨國莊嚴」是廣，「悉於寶樹間見」，寶樹是狹，這是廣狹自在。「於一念頃」（在動一念的剎那之間），可是完成「超過億那由他百千佛刹，周遍巡歷供養諸佛」，這須多劫長時才能圓滿的佛事，所以延（長時）促（短時）相同了，這就打破了時間。極樂境界深玄，但也可從世例來作粗淺的比方，譬如北海池水中的一個波，波的前後左右當然都有波，但是你怎麼能劃清這中間的波與它相鄰四波的界限？這是不可能的。每波的本體只是水，水就是匄匄的一整池的水。於是一切波都在這一波的本體之中，所以說一波含有一切波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

正因一即一切，所以一句佛號具足顯密禪淨無邊法門的一切功德一切妙用。所以具縛凡夫只要信願持名，臨終自然眾佛接引，帶業往生。生彼土後雖然仍是凡夫，卻已位證不退，雖有重罪未消，決定不墮三途，花開

見佛，頓悟無生，常寂光中，決定成佛。這都是由於六字洪名圓明具德、一乘願海圓明具德。

蕩益大師說：「實相無二，亦無不二，是故舉體作依作正，作法作報，作自作他，乃至能說所說，能度所度，能信所信，能願所願，能持所持，能生所生，能贊所贊，無非實相正印之所印也。」所以一入淨業門中，便是身在實相大海，無論你是俯是仰，是自由式是蝶式，或深潛，不論向東向西，或沉或浮，總之都不離這個實相大海，也即是彌陀大誓願功德之海，也是大智慧的薩婆若海。只要深信切願，便入此海，即是入了彌陀智慧功德之海。超情離見，人類語言無法宣說，眾生妄心永不能測。可是大恩大德彌陀世尊，特垂方便，普興救度，開此妙門，一切眾生聞佛名號，深心信受，老實念佛，願共眾生同生極樂。只要此心真實，這個人雖身在娑婆，已蒙彌陀攝受，不再退轉。正如《阿彌陀經》：「若有人已發願，今發願，當發願，欲生阿彌陀佛國者，是諸人等，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

## 龍捲風中現奇相

蓮友德慧居士提供

「文革」動亂期間，在河南「五七幹校」，一次農場遭遇罕見的龍捲風，剎那之間，天昏地暗，房屋倒塌，碗口粗的大樹竟被連根拔起，當時黃老正在屋中，透過視窗，忽見前面的東西都在上升，心想不妙，一定是來了大風，便起身去關窗戶，剛到窗前，手中的窗戶沒有了，再抬頭一看，屋頂也飛了，對面與左右的牆壁，瞬間即逝，此刻，老人本能地急忙回手一抹，身後的牆也空了，頓時無有「葛藤攀緣」，似從萬丈懸崖縱身而下，思惟意念立斷，當下即達空、樂、明三結合之無上妙境（即是空、樂、明三種境界同時達到，此乃老人生前與家人所講過的）。龍捲風過後，整個農場一片狼藉，到處是殘牆破壁。一幢用洋灰水泥新蓋的澡堂，一天都沒有用過，就被大風整個捲走，只剩下地基，在幹校的數百人中傷者占半數




以上，有的骨斷筋折，有的甚至頭蓋骨都被掀去，有四人被當場砸死。與老人同屋的四人中兩名輕傷，一名重傷，另一名是在匆忙中鑽入老人床底下才倖免於難。而老人靜立屋中，毫無任何躲避，卻安然無恙，身上只是落了一層灰土，見者聞者，無不稱奇。

直到現在郵電學院的一些退休的老教授、職工，談及當年此事，仍好似昨日之事，歷歷在目，皆稱老人有神靈保護。

## 臨危不懼，念佛不止

蓮友德慧居士提供

「文革」期間，黃老曾在河南駐馬店「五七幹校」勞動。一次開黃老的批判大會。臺上的紅衛兵，一個個熱血沸騰，臉上的青筋直蹦，窮兇極惡地煽動大夥批倒批臭黃老，台下千餘名革命群眾也是群情激憤。整個會場「打倒黃念祖」的口號聲是一浪高一浪。可再看看臺上的黃老，毫不畏懼，心平氣和，平靜靜，好像不是正在挨批鬥，而像是一名觀眾，正在欣賞一場鬧劇。紅衛兵見狀直愣，以前批鬥過那麼多的人，到這個時候早就嚇得渾身發抖，恨不得找個地縫兒鑽進去了，怎麼他就一點也不在乎呢！這時，老人旁邊的一個紅衛兵發現老人的嘴裏像是在默念著什麼，右手插在褲兜中一動一動地，不知在鼓弄著什麼。便衝上前去，一把將老人家口袋裏的東西掏了出來，一看原來是一串用乾草編成的草結念珠，便知道老人又在念佛，則把念珠當場焚毀，繼續猛鬥




老人。過了一會兒，發現老人低著頭，嘴還在微微地動，還在念佛，使他們非常氣憤，於是當即宣佈：「黃念祖頑固不化，死不悔改，必須嚴懲，立即槍決！」於是幾個紅衛兵上來，把黃老押出會場，扔上卡車，後面數百群眾也跟了出來。紅衛兵心裏想：馬上就要死了，該害怕了吧！可是再看看車上的老黃，泰然自若，像什麼事沒有發生似的，緩緩地爬起來，昂首往車旁一站，是剛才怎麼念，現在還怎麼念，並且越念越歡，幾個紅衛兵跳上卡車，衝著人群振臂高呼了幾聲「打倒黃念祖」的口號後，隨即開車直奔郊外。車到半路，恰巧碰上一名當地革命委員的頭頭，他攔住了卡車，詢問了事情的經過，他想，從來還沒有槍斃過這麼大的人物，需向上級請示。於是向押車的紅衛兵說：「此人問題嚴重，是一條重要線索，必須等問題弄清後，再作處理。」這才把老人重新放了回來。此事老人並未向家屬詳說。是在老人圓寂後，一位老人的同事找上門來向黃老家屬詳細講述了這件事的經過，他也是當年參加批鬥大會的革命群眾之一，親眼目睹了以上的一切。

## 勇猛念佛，戰勝病魔，臨終現瑞相

蓮友德慧居士提供

黃老早在一九五三年四十歲時，就已開悟。在一九五九年繼蓮華精舍金剛阿闍梨位，而成爲紅教第三十四代祖師。可是數十年來，老人絕不因此而對自己的修持有絲毫懈怠，反倒愈加精進，每日持咒念佛，少則四、五萬，多則七、八萬（在退休後，每年四月、十二月初一至十五期間，都要閉關念佛，持咒每日達十幾萬），每天還要修一座以上的大法，因而經常要深夜一、二點才得入睡。尤其在當年上班期間，趕上工作忙時，下班回家已是深夜十一、二點了，雖然非常疲倦，但仍要完成定課，什麼時候修完，什麼時候才睡覺，沒有半點含糊。在「文革」期間，老人的身份是牛鬼蛇神，在「河南幹校」接受勞動改造，前途一片昏暗，就是在這種環



境下，老人仍能做到：時時處處都有一句。當時老人身邊什麼都沒有，就用一簇乾草撚成繩，打成結，形成一串念珠，用來隨時計數，乃堅持完成念咒之定額。晚上則在熄燈後趁大家熟睡之機，悄悄坐在床上修法。

約在一九八八年陰曆七月十五，老人身體突然不適，接連吐血不止，面色發黃，渾身無力，可就是這樣，老人還要硬挺著去修法，家人上前勸阻，他卻說：「今天是為死難亡靈超度之日，而恰在此時，我突然重病，看來眾生罪障很深啊！不過越是這樣，我越要修！就是要拼一拼！」於是勉強站起身來進了佛堂。修法過程中，開始仍是一邊修一邊吐血，可是修著修著，上一口血與下一口血的間隔就不知不覺地拉長了。血的顏色也從鮮紅變成淡紅，等修完超度大法，下座頂禮時，吐出的最後一口血，只是略含血絲了。於是這場大病，是沒有請任何醫生，也沒有服任何藥物，就這樣好了。在摔腿之後，老人的身體非常虛弱，渾身經常出虛汗，額頭上一會兒功夫便是一層汗珠，老人右腿粉碎性骨折，加之身體又胖，在床上

要想翻身都很困難，需要幾個人協調用力才行，配合稍不好，都會給老人帶來鑽心的酸痛。每次翻完身，老人都要喘著粗氣，閉目休息一會，頭上的汗珠是大顆大顆往下掉，可是老人緊咬牙關，不肯哼叫一聲！這一摔，引起老人各種宿病併發，心臟、腎、肺都惡化，可就在這種情況下，老人仍是處處不離念珠，時時不忘念佛，自始至終念佛不斷。有一天中午，家人服侍老人剛剛吃過午飯，老人便叫家人把念珠遞給他，他老人家靠著棉被垛，合上雙眼，拿著念珠，靜靜地默念，過了一會兒，老人突然堅定地說：「就是要拼死念！念到死！」他好像是自言自語，但更像是在對家人講，在勸導家人。這是他用以要求自己的誓言，也是對我們的期望和要求。老人的一生從不願與別人論長短，爭對錯，辯是非，而是以自己之實際行動，示現給別人，到底應該做什麼，那些不要做，怎樣做才能成功。家人最大的感受之一，便是同樣一句話，那怕是一句很普通的話，從別人嘴裏說出來和從老人嘴裏說出來，聽到後感觸截然不同，爲什麼如此？就是

因爲他就是這樣做的，在要求別人做到之前，他自己必須先做到，言行一致，表裏如一。


一九九二年，老人家的主要任務是要完成《大經白話解》。老人不顧自己八十高齡，且體弱多病，除了每日趕寫《大經白話解》之外，還要完成自己的定課（一日念三、四萬佛咒，修一座大法），因此，天天在深夜一點鐘之後才能睡覺。因爲拼命注書，家人都上班，黃老常常吃些剩菜剩飯，菜飯一塊煮。因寫書任務忙，也常常吃些焦飯，糊菜粥，有時都燒焦了，還要吃。家人上班回來，聞到院子裏焦味，准是老人忙又忘了拿走了，家人說這粥不能吃了，老人卻笑著說：「這飯很好，不要在吃上花費時間和精力。」於是他盛了一碗黑乎乎的菜粥，津津有味地一邊吃，還一邊笑著，跟家人說：「我現在過著神仙般的生活，拿誰的生活跟我換我都不換，人生極樂是什麼？是法樂啊！」

同年月十六日至十八日，老人連續三天給一個人講法，每天都講得很



晚，因而擠掉了許多本來是用來念佛的時間，晚上就得加班完成定課，這幾天睡的就更晚了。十九日晚上，老人突然感覺嗓子不適，坐在床邊拿藥，手把藥拿起來，人已暈得打了盹，一個瞌睡過來，人就從床邊栽下去了，摔在椅子棱上，老人一聲不吭，強忍劇痛，以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，摸黑爬上了床。到第二天早晨，老人輕鬆地告訴家人：「我昨晚摔了。」後來經檢查，是股骨粉碎性骨折，受傷的大腿已出現一大片紫黑色的瘀血，就這樣，老人還說：「我這個歲數了，腿能不能好，都無所謂了，好在腦子好使，手能活動，我就是癱在床上，也要把《白話解》完成。」這一摔，引起了老人許多宿病復發，心臟、肺、腎都惡化。老人一生不願去住院，更不願死在醫院，還是爲了完成《白話解》，才同意送他去醫院，盡最後的努力。

這時，海內外弟子聞訊要來侍奉老人家，他回電：「誰也不許來，都在原地念佛，求我能完成《白話解》。」



三月二十六日，老人病加重，嘴張幾下，已無法說話，但他此時極爲超然，輕鬆地一笑，令家人無不感到，他心中什麼事都沒有了，輕爽極了！直到二十七日深夜一點零七分去世。家人趁深夜，抬靈體至家中，由家人和老人在京弟子，晝夜念佛七日。天氣很熱，又無任何防腐設施，然老人遺體不但無異味，反而很多人聞到奇香，並多次看到大瑞相（由於老人生前不重瑞相，不重神靈，故不透露）。

黃老靈體在家中停留期間，大家晝夜助念，美國的弟子葉太太多次聞到靈體發出的奇香，美國的周佩臻弟子也數次聞到奇香（這二位弟子聞到奇香後，就速飛抵北京）。在二月二十八日凌晨，一位齊居士（在京弟子）在靈前助念時，聽到遺體處，老人也在與大家一起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！

在四月二日，即老人往生後第七天，臺灣蓮華精舍的沈居士在家中佛堂爲老人助念，當他念到極爲清淨處，突一發心，頓見供於老人靈牌前面的油燈燈芯竟蹦出兩粒元寶舍利（油燈正在燃燒），現此二粒舍利已供於



舍利塔中（沈居士是老人在台之密宗弟子）。

老人四月七日火化，已是去世後第八天，家人抬遺體時，覺得柔軟，手指都能活動，並感到遺體明顯變輕，時而發出奇香。是日八點至十點，於八寶山禮堂舉行告別儀式（有數百人參加），十點十五分至十點五十分火化，由於要觀看火化的人太多，結果全被請了出來，只有兩位比丘尼（北京通教寺的昌圖師和聖慧師）偷偷鑽進了火化控制室，她們親眼見到遺體在火化的時候，三次放紅光和綠光，並且遺體上空呈現由光組成的白色蓮花。

火化後，老人隨身帶去的念珠經大火而不壞，遺骨潔白如玉，並從骨灰中拾得五色（紅、黃、白、綠、黑）舍利三百餘粒（由於沒有經驗，火化當日即找舍利，致使許多正在形成的舍利被夾碎）。

## 黃念祖大德現觀音菩薩相

姚景良（法名 欣量）


### ——一次非常殊勝的經歷——

記得我剛學佛不久，王居士給我一部夏蓮居老居士會集的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結緣，告訴我說：「這是法寶。」並提黃念祖老居士給這部經做了注解，名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解》。當她提到夏蓮居老居士、黃念祖老居士這兩個名字時，我覺得特別熟悉親切。「噢！莫非是小時候聽我爺爺、奶奶常提到的夏蓮居老師……夏老師……」我心裏想。王居士還說：「黃念祖老居士平時在家寫書，一般不接待來訪者……」聽這位七十來歲的老居士滿腔激情地講怎樣不容易才見到

黃老，真不忍心打斷她的話，何況中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，別認錯了人。王居士說一同拜訪的人還同黃老照了相片，我就請王居士把相片給我看看。當我看到相片後，心裏想：「沒錯，就是他老人家。」我小時候見過黃老，離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年，近四十年沒見面。黃老現在頭髮白了，歲數大了。至於黃老是什麼樣的人，我當時只是認為是位老修行，給我爺爺奶奶很多法益，並能注經著書。

隨著我誦經，對於經文有些地方不明白，我就想請一本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解》。但哪裏也沒有流通的，請不到。於是我就想：「何不去北京找找黃老，問問哪裏有流通的。」

我帶孩子去北京看我百歲的爺爺，談起夏蓮居老師，當時我爺爺肅然起敬，兩目炯炯有神，駝著的背也直了起來，說話的聲音也大了起來，如鉏聲，都震我的耳朵。看得出來敬佩之情從我爺爺心裏發出。我爺爺談起當年跟夏老師學佛，在夏府念佛、繞佛、做佛事……夏老師每次都跟爺爺



生活，雖然到上學時回天津，但每年寒、暑假有時間我都去北京看爺爺奶奶，但從未見過我爺爺這樣說話，我聽了都爲之感動。

談起黃老，我爺爺讚歎不已，並說黃老的母親在往生前半年就預知時至，並把隨身的念珠給我奶奶做紀念。我聽了很高興。高興的是這下可好了，有什麼學佛的問題可以問黃老，請黃老當我的老師，並問問他從哪裏可以請到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解》。於是我去拜訪黃老。


我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二點左右找到黃老家。一進門我馬上就認出來，這個院子我小時候常來，一九五五年、五六年時，我爺爺奶奶住在西四丁街壬字四十九號開診所。我從小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，我奶奶經常帶我來這裏。我回天津上小學後，不久我爺爺奶奶也搬家了，以後我就沒再到這裏來。

非常榮幸我有幸拜見黃老。當時我與黃念祖老居士相距大約二米，相對而坐。黃老親切地詢問我學佛情況，問了我幾個問題，遺憾的是當時我



剛剛學佛什麼也不知道。突然我眼前一亮，我見黃老全身放金光，其光金黃略有紅色，光的亮度比夏日正午驕陽的光強的多，金光晃耀就像剛出爐的鋼水。黃老臉上每個汗毛孔都向外噴光，其光成束，很粗很亮，旋轉變化向外噴放。我的眼睛都睜不開了，只處眯著眼睛看，再看黃老的臉，不是剛才和我說話的七八十歲老爺爺的臉，而是一個滿面紅光十五六歲姑娘的臉。其容貌比我所見過的任何一個人都聖潔美麗，我從未見過。傲雪的梅花，十五的皎月也不能喻其神韻。尤其是那雙眼睛是那麼慈悲，我從未見過，又帶有幾分童真，從裏向外都那麼真，那麼慈悲，不是用語言文字所能講出來的。

我當時想佛經裡有關於這方面的記載。佛經是說什麼「如融金聚」：：什麼「影暢表裡」：：後面又說的是什麼事：：。誰「萬億紫金身」：：後面又記載什麼事：：遺憾的是我剛剛學佛，由於當時剛剛讀經文，對於經文很生疏，怎麼也想不起上下文。對於佛理也不知道。只是覺得很殊



勝，但又講不出所以然，只有傻呵呵地坐在哪裏看著黃老。時間大概有三四分鐘，突然想起寺院裡觀世音菩薩是女相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正當我想到這時候，黃老突然把光收了。我面前還是坐著七八十歲白髮蒼蒼的黃念祖老居士。黃老兩目慈祥和藹地對我說：「你要好好修啊！」我心裏默默回答：「哎！」黃老站起身來，拿出我日夜思念希望得到的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解》、《蓮公大士淨語》、《寶王三昧懺》（內含淨修捷要）等書給我。並告訴我：「持名念佛為根本。」由於我知道黃老時間寶貴，沒有特殊的因緣不見外人，我怕佔用黃老更多的時間就滿心歡喜拿著書就回家了。當時我心中想著黃老修處真好，會放光。竟沒問黃老剛才到底是怎麼回事。


拜見黃老後的第三天我就回天津了，在回津後開始的幾天裡每當我做功課讀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時，全身酥麻像過電似的，尤其是開始的第一天，半身都動不了，念佛號也是這樣。做完功課酥麻的



感覺就沒有了，身體就像平常一樣。那天日常生活散念佛號時也是全身酥麻，但沒有做功課時那麼強烈。念一聲佛號中從頭到腳就酥麻好幾次。我想這就是拜見黃老以後的感應，使我增強對這部經和佛號的堅定信念吧！

每當我回憶拜見黃老的情景時心裏暖烘烘的。我當時不懂什麼高深的理論，但我覺得黃老所說、所著是正確的。按他所指的去修沒有錯。

直到黃老往生以後，九五年的一天，北京陳居士問我黃念祖老居士的事來，我就把黃老給我顯相的事說給她聽。她聽後驚呼：「黃老對你這麼好，那不是觀世音菩薩嘛！那不是給你顯的觀世音菩薩相嘛！給你顯的法相嘛！」我聽她這麼一說，我就傻了，坐在椅子上半天沒說出話來。心裏想：「啊！可不是嘛！我當初想到寺院裡觀世音菩薩是女相時，黃老突然把光收了，怎麼不往下再想一步呢？要是早知道……」 「你給黃老頂禮了嗎？」陳居士問。「沒有。」我慚愧而遺憾地回答。這就是末法中障深業重、智淺福薄的我所經所做的一件非常慚愧而遺憾的事。遺憾的是我沒有



及時地認識到黃老顯的是觀世音菩薩相，也沒有禮拜，以後也沒有多親近黃老請問佛法。只是想到黃老時間緊張不敢多打擾。現在想起來非常遺憾。

隨著我對於佛教的學習和修持，我更加慚愧和遺憾。當時黃老所顯的相是很微妙殊勝的。我所寫的只是當時下根劣智的我所見的，而且能夠用語言文字能描述的部分。眾生的慧命勝於我的生命，我不敢有絲毫亂造，我深知如果我寫的不是事實的話，我將犯大妄語戒，我的罪即使是身陷地獄也不過分，但我寫的，的的確確是事實。

面對黃老的舍利子，想想夏老、黃老的一生，痛定思痛，好在還有黃老的老師！夏蓮居居士的著書，有黃老講課開示的錄音磁帶，有黃老用心血寫成的書留於世間，給我們末法眾生點燃了火炬，照亮了修行的道路，指明了方向。

通過短短幾年的修持，使我深刻體會到首先得到真實智慧，首先得到解脫，首先得到真實利益的人是真實信入，如法修行的人。正像夏蓮居老

師《淨語》「直念去」所說：「彌陀教我念彌陀，口念彌陀聽彌陀，彌陀彌陀直念去，原來彌陀念彌陀。」願所有的眾生正信、正修、正行。得到真實的解脫。

※原文係網路轉載，間有部分脫文，為順文故，見愚私自加以潤飾。

## 在紫竹院宣演密法


蓮友德慧居士提供

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凌晨，八歲的費廣（是黃老外孫女，一直在黃老身旁，並深得老人疼愛），夢見她與許多家人和一些不認識的人一齊乘白雲去參加法會。走著走著，突見空中出現一座由各色寶石砌成的大殿宇（面積有半個天安門廣場，高有二、三十米），大殿非常莊嚴雄偉，並一閃一閃地發出金光，大殿周圍被竹林環抱。夢醒後，我們問她這是哪裏？她說：「這是紫竹院啊！」我們問她怎麼知道，她說：「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知道的，反正我就知道是紫竹院。」

費廣等棄雲登階步入大殿，見大殿兩側各有一排紅色大柱，柱上盤有金龍。殿頂似玻璃一樣透明，殿牆似水晶一樣發亮，但不透明。還有許多凹在牆內壁龕，它們均勻分佈排列在兩側牆上，每一壁龕中有一尊金色立

體佛像，佛像身上披藍色飄帶。在每兩個壁龕中間，牆上又掛有一幅彩色佛菩薩像。殿內牆上到處都鑲嵌有各色寶石，四處放光。

醒來後，小廣眉飛色舞地說：「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、這麼高、這麼漂亮的地方，到處都是寶石，到處都在放光，走到那兒都像在地毯上，軟綿綿的。」在大殿正前方，小廣見外公身披大紅袈裟（袈裟上綴有七色寶石，閃閃發光），半跏趺坐，座下是一大朵由粉紅色寶石做成的蓮花（蓮花直徑有一米多，花下有水，無荷葉，有莖，蓮花高出水面兩三米），半伸的一條腿之腳下，又有一小朵蓮花，外公一手持鈴，一手持鼓，正在給大家講法。外公頭上呈現有一特大光環（光環約有洗衣盆大小），並發出金黃色的光芒。外公身後，左右兩側各有一童男，盤坐於小蓮花上。姥姥（即黃老夫人）出現在外公右側（姥姥已在一九七八年往生），端坐於淡黃色蓮花上聽法（蓮花也高出水面一、二米），頭上有紅色光環，身後也有兩名童女，坐於小蓮花上。在大殿兩側，各有五尊金色佛菩薩塑像，



坐在凸起於地面的粉紅色蓮花上（蓮花下無水，無蓮莖）。下面聽法的人分成七排，年長在前，年幼在後（小廣在最後一排），都端坐在地面畫的蓮花上。地面非常柔軟，像是坐在席夢思床上，每人頭身都有一些光，但不十分清楚。她坐不住，跑到殿外去買吃的，可是不用掏錢，想吃什麼就來什麼，一想就有。在殿外竹林中，有一位穿白衣的觀音菩薩正在散步，手中托一小白花瓶，瓶中插有一支青柳。（後來家人問小廣：「你怎麼知道這是觀音菩薩？」她說：「和佛堂畫像中的觀音菩薩一模一樣。」）地面上長著嫩的青草，開著像雪花一樣晶瑩的小花，林邊有一簇簇芍藥花，花朵呈紅、紫色，有托盤那樣大，天空有一隻多彩的鳳凰和一條金龍在起舞，空中還有許多彩雲。

費廣做夢之前，家人從未跟她說過任何極樂世界的情况，外公也只跟她說過：「極樂世界想要什麼就有什麼，想吃什麼就來什麼。」此夢，小廣不僅大體輪廓清晰，就連許多細節都非常清楚，真是不可思議。

# 南無阿彌陀佛

回向偈

願以此功德  
莊嚴佛淨土  
上報四重恩  
下濟三塗苦  
若有見聞者  
悉發菩提心  
盡此一報身  
同生極樂國

〈免收費結緣 · 敬請愛護珍惜〉

## 抉擇見

印贈者—香光淨宗學會

電話：(02) 八五一—0九五五

傳真：(02) 八五一—0九五三

地址：台北縣三重市中興北街179號1樓

淨空法師—淨空法師專集網站  
影音網址

<http://www.amtb.org.tw>

淨空法師專集簡體網站 <http://www.amtb.cn>

淨空法師英文網站 <http://www.chinkung.org>

排版承印—和裕出版社

電話：(06) 二四五四〇二三一七

中華民國九四年四月恭印參仟冊結緣  
佛曆二五四九年

真誠  
清淨  
平等  
正覺  
慈悲



看破  
放下  
自在  
隨緣  
念佛

本會法寶·免費結緣·絕無託人募款義賣·敬請明察·愛護珍惜

Printed in Taiwan(This book is not to be sold.)  
FOR FREE DISTRIBUTION